



白话图文

二
十
五
史

中华
大典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华大典

第七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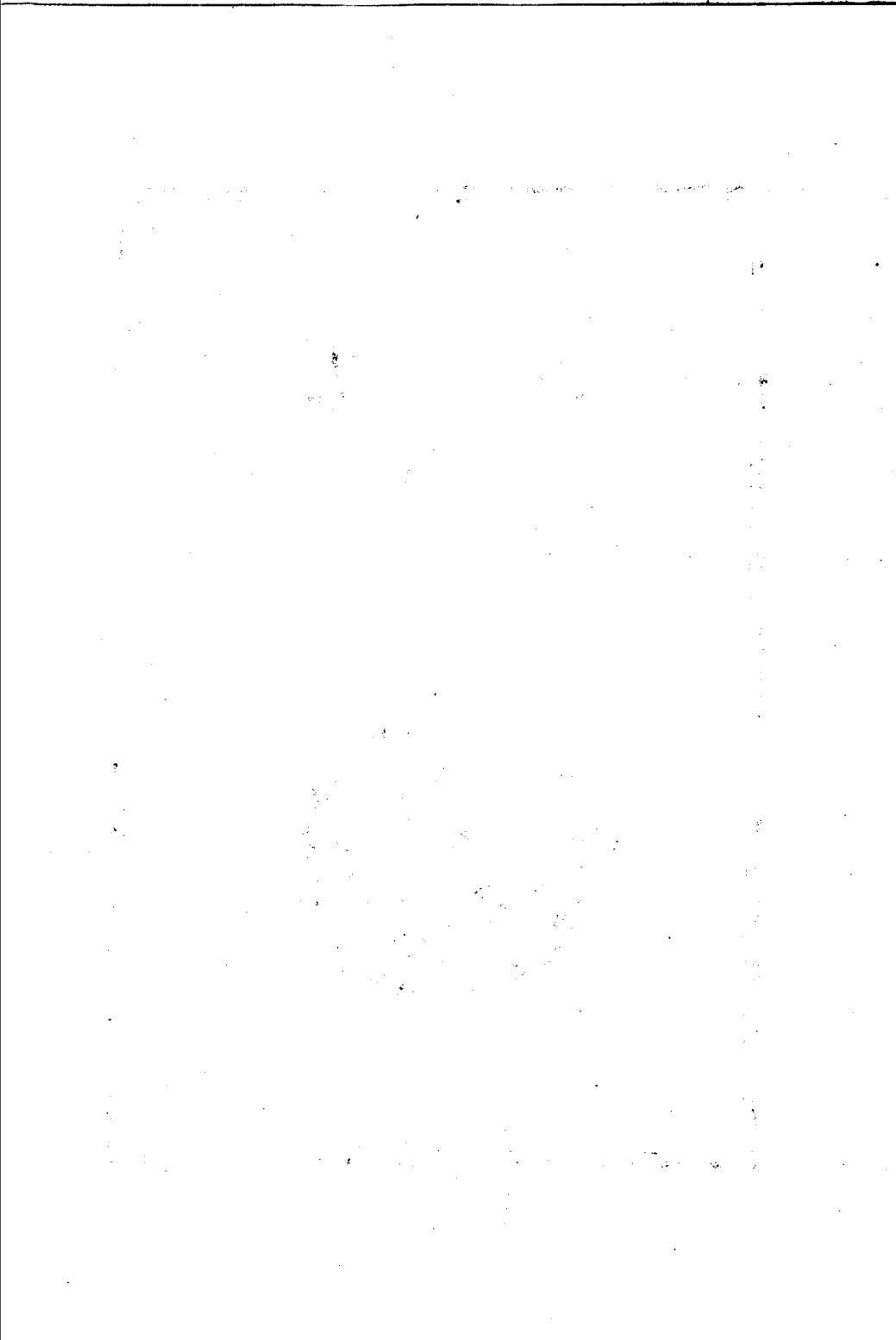
白话
图文
二十一
史 精 华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南史

[唐]李延寿著







《南史》卷十一

文元袁皇后传

文帝元袁皇后名叫齐妙，是陈郡阳夏人，左光禄大夫袁湛之庶出女儿。她的母亲身份原本比较低下，袁皇后到了六岁才得到抚养。后来嫁给了文帝，最初封为宜都王妃，生了儿子刘邵、东阳献公主刘英娥。文帝与袁皇后十分恩爱，待她礼仪周到。袁家境家贫寒，皇后经常向文帝求取钱财绢帛去赡养家庭。文帝本性节俭，皇后得到的不过是三、五万钱，三五十匹帛。后来潘淑妃得宠，对她的宠爱超过了整个后宫，都传说潘淑妃的要求没有得不到的。袁皇后听说后，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就通过潘淑妃向文帝给自己家里要三十万钱，以此观察文帝的行动，过了一天就拿到了钱。袁皇后因此恼怒愤恨，自称有病，不再去见文帝，从此忧愤成疾。元嘉十七年，袁皇后病重，文帝拉着她的手流着泪，问她有什么要说的。袁皇后看了文帝好久，就拉起被子盖上脸，在显阳殿中去世。文帝十分悲痛，下诏让前永嘉太守颜延之作悼文，文辞非常华丽。悼文写好上奏后，文帝自己加上“抚存悼亡，感今怀昔”八个字以表达心意。有关官署上奏谥为宣皇后，文帝下诏命令谥为元皇后。

当初，皇后生了刘劭，自己认真观察他，然后派人跑去告诉文帝说：“这个儿子容貌异常，一定会使国家破败，家族灭亡，不能养育”。就想杀了他。文帝慌忙跑到后殿的窗外，用手扯开窗帘禁止她动手，才没有杀刘劭。

袁皇后死后，经常发生一些小小的灵验感应。生明帝的沈美人曾经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受责罚，应该被处死。从袁皇后过去



居住的徽音殿前经过。这个殿有五间房，在袁皇后去世后通常关闭着。沈美人到了殿前流着泪大声说：“今天没有罪而被处死，先皇后如果有灵应该知道。”殿门随着声音豁然大开。押解沈美人的人员急忙去报告文帝，文帝吃惊地去看。沈美人就得以释放了。

大明五年，孝武帝就下诏书，追封生袁皇后的自己外祖母王夫人为豫章郡新淦平乐乡君，又下诏书对以前没有赐给看坟人户的赵、肖、臧光禄、袁敬公、平乐乡君等墓，各自给予三户蛮族人来供应洒水清扫等事务。袁皇后的父亲袁湛之自己有传记。

《南史》卷十一

郁林王何妃传

郁林王何妃名叫婧英，庐江郡灊人，是抚军将军何戢的女儿。起初即将被聘娶为南郡王妃，文惠太子嫌何戢没有儿子，家中人口单薄，不想和他结亲。王俭认为南郡王妃的家，就是将来皇帝的外戚，只需选择门第高贵的人，不必找强盛兴旺的家族。现在何氏门第华贵，家族弱小，确实符合选择外戚的原则。永明三年，就给他们完婚了。

何妃生性淫乱，南郡王与一些无赖闲人游玩交往，何妃选择其中的漂亮男人，全和他们交媾寻欢。南郡王的侍书人员马澄年青俊美，很得何妃的喜爱，他经常和何妃手掰腕比力气，南郡王以此开心取乐。

马澄这个人本是剡县的寒族，曾经在南岸强迫夺取别人家的女子，被秣陵县记录在案。南郡王给县里传话，让他们把人放了。马澄又逼着要自己姨母的女儿作侍妾。姨母不给他。马澄就



到建康令沈徽孚那里去告状。沈徽孚说：“姨母的女儿可以作妻子，不可以作妾。”马澄说：“我的父亲是给事中，已经有了高贵的门第，姨母家还是贫贱的寒族，只应当作为妾。”沈徽孚呵斥他，把他赶了出来。永明十一年，何妃作了皇太孙妃。又有一个女巫的儿子杨珉之，也长得很俊美，何妃特别喜爱他，和他一起睡觉，一起活动，象夫妇一样。等到皇太孙即皇帝位，何妃作了皇后，封她的嫡亲母亲刘氏为高昌县都乡君，她的生母宋氏为余杭广昌乡君。何妃将被拜为皇后时，放在床上的镜子无缘无故地自己掉到地上。当年冬天，何皇后和太后同一天去拜谒太庙。杨珉之受到皇帝的宠幸，经常任宫中内侍的职务。明帝辅政时，和王晏、徐孝嗣、王广之一同当面请求杀杨珉之。皇帝不答应。又让萧谌、萧坦之坚持请求。皇后和皇帝坐在同一张坐席上，泪流满面，对萧坦之说：“杨郎是好少年，没有过错，怎么能冤枉地杀死他呢？”萧坦之对皇帝耳语说：“这件事另有一层意思，不可以让别人听见。”皇帝称呼皇后为阿奴，就说：“阿奴暂时离开一下。”萧坦之才说：“外面都传说杨珉之和皇后有不正当的私情，远近传闻，已闹得沸沸扬扬了。”皇帝不得已，才下了命令。萧坦之骑马跑去报告明帝，马上命令建康官府行刑。而以后果然又有敕命赦免杨珉之，但杨珉之已经死了。

皇后爱淫乱，常和皇帝互相爱抚亵戏，所以皇帝任意纵容她。又迎接皇后的亲戚进宫来，每人赏赐给一百几十万钱，用武帝住的曜灵殿给皇后的家属住。皇帝被废黜后，皇后被贬为王妃。



《南史》卷十二

元帝徐妃传

梁元帝的徐妃名叫昭佩，是东海郡郯人。祖父徐孝嗣，曾任齐朝的太尉、枝江文忠公。父亲徐绲，任侍中、信武将军。徐妃在天监十六年十二月被拜为湘东王妃，生了世子萧方等、益昌公主萧含贞。徐妃容貌不美丽，不注重礼仪，梁元帝每二、三年才临幸她的住处一次。由于梁元帝瞎了一只眼，每当知道梁元帝将要来临，徐妃必定只化化半边脸的妆来等候他。梁元帝一见就大怒而出。徐妃生性嗜酒，经常喝得大醉，梁元帝回到房中，必定吐到衣服里。徐妃和荆州后堂瑶光寺的智远道人私通。她生性好妒忌，见到没有受宠的妾，就和她相挨着坐在一起，交杯喝酒。一旦发现怀了孕的妾，就亲手用刀杀死。梁元帝的近侍暨季江长得容貌出众，徐妃就和他私通。暨季江常叹息说：“柏直的狗虽然老还能打猎，萧溧阳的马虽然老仍然雄骏，徐娘虽然老了还很多情。”

以后贞惠世子萧方诸的母亲王氏受宠爱，不久就死了，梁元帝归罪于徐妃。到萧方等死后，更加恼恨徐妃。太清三年，就逼迫徐妃自杀。徐妃知道无法避免了，就跳井自杀。梁元帝把尸体送还徐家，叫作出妻。徐妃葬在江陵瓦官寺。梁元帝写了《金楼子》，记述她的淫行。起初，徐妃出嫁那天，车子到了西州，却刮起了狂风，屋顶被掀开，大树被吹折。不一会儿，雪和冰和雨交错降下，车子的帷幕帘子全白了。到她回来的日子，又有大雷震碎了西州官厅上的两根柱子。梁元帝认为这不是吉兆，后来徐妃果然不能将恪守妇道。



《南史》卷十九

谢灵运传

谢灵运，是安西将军谢奕的曾孙、谢方明的侄儿。他的祖父谢玄是东晋东骑将军，父亲谢涣，生下来就不太聪敏，官任秘书郎，很早就去逝。谢灵运幼年时就聪慧过人，谢玄十分惊异，对亲友、知己说：“我只生涣儿，涣儿为什么不及我？”

谢灵运年少时就十分好学，他博览群书，文章写得秀美，与颜延之并称为江东第一。他的文章在纵横俊拔方面，强过颜延之，而在深刻细密方面则不如颜延之。堂叔谢混特别赏识、宠爱他。谢灵运承袭康乐公的封爵，又按国公的惯例授员外散骑侍郎，他没有接受。后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。谢灵运性格豪爽放纵，车马服饰鲜艳华丽，衣物常改变旧的样子，世人都尊敬他，都称他为“谢康乐”。又升迁为秘书丞，因事获罪被免职。

宋武帝在长安时，谢灵运任世子中军谘议、黄门侍郎，奉旨出使到彭城尉劳宋武帝，写了《撰征赋》。后来，任相国从事中郎、世子左卫率，因杀门生获罪被免职。宋取代晋朝后，降公爵为侯爵又任太子左卫率。

谢灵运行为常违背礼仪、法制。朝廷仅以文学人才对待他，不授予相应的有实权的职务。他认为自己的才干适宜参与当权要政，既然不被重用，心里常常感到悲愤惋惜。庐陵王义真年少时爱好文学典籍，与谢灵运情趣非常相投，宋少帝即位，实权落在大臣手里，谢灵运连结煽动不同政见者。非议诋毁当权者，司徒徐羡之等人忌讳他，于是派他出任永嘉太守。永嘉郡有名山秀水，是谢灵运一向所爱好的。外放任官既已不得志，他便肆意游



览山水，走遍了永嘉各县，一走就是十天半月。郡里的人事诉讼，他都不关心。所到之处则写诗吟咏，以抒发他的感情。

到永嘉一年，他以病为由辞职。族弟谢晦、谢曜、谢弘微等一起写信劝阻，他都不听。谢灵运的父亲、祖父都葬在始安县，而且那里有故宅别墅，于是他就迁居会稽，修理经营旧的家业。这里依山傍水，极尽幽居之美。谢灵运与隐士王弘之、孔淳之等人纵情尽兴为乐，有在这里度过一生的想法。每写成一首诗传到都城，贵族平民无不竞相传抄，很快就在士族百姓间传遍，名声震动都城。写了《山居赋》，并且自加注释，以详载山居之事。

宋文帝诛杀了徐羡之等人，下诏征他为秘书监，两次征召都没有去，派光禄大夫范泰写信加以褒奖，他才就任。命他整顿秘阁书籍的遗缺，又命他撰写《晋书》，他粗疏地罗列条目，书到底没有写成。不久，迁任侍中，所受的赏赐和待遇很丰厚。谢灵运的诗歌、书法都十分独到卓绝，每次写完，亲自动手抄写，宋文帝称谢灵运的诗歌和书法为“二宝”。他自以为是名流，理当参与时政，但直到这时，还仅以文士被任用，每每侍奉于上等的宴乐，清谈吟赏而已。王昙首、王华、殷景仁等人名声地位素来没有超过他，却都被任用，他心里不平，便多次称病不去上朝。他凿池筑垣，种竹栽果，而一切差役、赋税等公务，都没有期限。出城游玩，有时一走就是一百六七十里远，超过十天也不回来。既没有上表奏知，也不请假。宋文帝不想有伤大臣的面子，便暗示他自己辞官。谢灵运于是上表称病，皇帝批准给假回乡。临行时，上书建议征伐河北。他游乐饮宴聚会，日夜不息。又被御史中丞傅隆上奏免去官职，那一年，正是宋元帝元嘉五年（428年）。

谢灵运返回始宁（在今浙江上虞）后，与族弟谢惠连、东海人何长瑜、颖川人荀雍、泰山人羊璗之以写作欣赏文章聚会，共



谢灵运像

同作伴游山玩水，当时的人称他们为“四友”。谢惠连年幼就有奇才，不被父亲谢方明所理解。谢灵运离永嘉返回始宁时，谢方明任会稽太守，谢灵运造访谢方明，碰见惠连，大加赏识。谢灵运生来就不推崇别人，他只器重谢惠连，与谢惠连结为刎颈之交。当时，何长瑜教谢惠连读书，也住在郡内，谢灵运又认为何长瑜才学卓绝，无以伦比，便对谢方明说：“阿连才气性灵如此卓绝，而您把他当作普通的儿子那样看待，长瑜是当今的仲宣，而您却给他吃下等门客的饭食；您既不能以礼对待贤才，最好还是把长瑜交给我吧！”于是用车子把何长瑜载走。荀雍，字道雍，官至员外散骑郎；羊璿之，字曜璠，任临川内史，被司空竟陵王刘诞所知遇，后因刘诞失败获罪被杀。何长瑜的才气比不上惠连，荀雍、羊璿之也都比不上。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人学士，何



长瑜从任国侍郎到任平西记室参军，曾经在江陵寄信给族人何勣，用押韵的语句介绍刘义庆州府里的官佐说：“陆展染黑白发，想要讨好小妾。青丝不能长久，白发如星又出。”这样的语句有五、六组。轻佻的少年人将之传播，民间好事之徒还配上题目，都加上戏谑和粗劣的语句，这篇文字便流行开来。刘义庆大怒，奏告宋文帝，因此出任广州所统辖的曾城令。等到刘义庆死去，朝廷士人都到府第致哀，何勣对彭淑说：“何长瑜现在可以回来了。”袁淑说：“国家刚失去皇族精英，不合先考虑流放的人。”庐陵王刘绍镇守寻阳，任命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，掌书记之职。走到板桥，遇上暴风掉进水里被淹死。

谢灵运继承祖父的资财，产业十分丰厚，有众多的仆人役僮，受过旧恩的故旧、门生有几百人。他开山浚湖，劳役没有停止，顺山沿岭，建造幽静险峻的景致，几十重的层峦叠嶂全都这样建置。登山常穿木屐，上山就抽去前齿，下山则抽去后齿。曾从始宁南山砍木开路直至临海，跟从的有几百人。临海太守王琇十分惊恐，以为是山贼，后来知道是谢灵运，这才放心。又约请王琇进一步开路，王琇不肯。谢灵运赠给王琇的诗说道：“帮郡之主为地势险峻所难，羁旅之客以山行为易。”在会稽也有很多跟随的人，震惊了县城。太守孟𫖮笃信佛教，被谢灵运看不起，他曾对孟𫖮说：“深晓佛理应该有慧业，您老人家升天当在灵运之前，成佛必在灵运之后。”孟𫖮对此十分怀恨。又与王弘之等人到千秋亭饮酒，裸身露体，大声呼叫，孟𫖮实在受不了，送信去相劝，谢灵运大怒说：“我自己大声呼斗，关你这痴人屁事！”

会稽城东有个回踵湖，谢灵运请求决湖水以田地，宋文帝命令州郡准予这样做。这个湖离城不远，水中有物产，百姓都惋惜。孟𫖮坚决不肯这样做。谢灵运得不到回踵湖，又请求把始宁县的休睦湖开决为田，孟𫖮又固执已见。谢灵运说，孟𫖮不是

顾全利益的人，只担心决湖会多危害人命，便用言论伤害他，与孟𫖮于是有怨恨更深。孟𫖮以谢灵运横行恣意为由，上表告他有反叛之意，拥兵自卫，公开上奏皇帝。谢灵运驰马到京都，上表亲自陈述事情的始末。宋文帝知道他被诬陷，不给他的加罪。不想让他再回去，便命他为临川内史。

谢灵运在临川游玩放荡，不亚于在永嘉，被有司所追究，司徒派随州从事郑望生拘捕他。谢灵运举兵抗命，便有反叛的意向。他作诗道：“韩国灭亡子房奋发，秦称帝鲁连羞耻。我本是江湖人，自有忠义感动君子。”朝廷派兵追捕讨伐，将他擒拿，押送到廷尉，廷尉依法处以斩刑。宋文帝爱惜他的才华，只想罢免他的官职而已，但彭城王义康坚持要杀，认为不应宽恕，文帝下诏书道：“谢玄功勋略高于管仲，应荫及他的后代，免于死罪改为流放广州。”

随后，秦郡府将宋齐受命出使到涂口，走到桃墟村时，看见有七个人在路旁凑在一起说话，疑心是不正当的人，就回来报告了郡县，郡县派兵随宋齐，出其不意地逮捕了这些人。其中一人叫赵钦，招供说：“同村人薛道双过去与谢灵运是同事，道双由同村人成国告诉我说：‘谢灵运因事犯罪被流放广州，给钱叫我购买弓箭刀楯等物，薛道双要约上乡里的好汉在三江口拦截。如果成功的话，功劳一样。于是便纠合同党，要劫回谢灵运，没有达到目的，到返回时，饥饿无食，只好沿路抢劫。’有司上奏捉拿谢灵运下狱。宋文帝下诏令在广州斩首。临死前，谢灵运作诗道：‘龚胜无余生，李业有终尽，嵇公理既迫，霍生命亦殒。’诗中所说的龚胜、李业，就同前面诗中所说的子房、鲁连的意思一样。当时正是元嘉十年（433年），谢灵运四十九岁。他所著的文章流传于世。

孟𫖮，字彦重，平昌郡安丘县（今山东潍坊境内）人，卫将



军孟昶的弟弟。孟昶、孟𫖮两人都有俊美的风姿，当时的人称他俩为双珠。孟昶是尊贵的名流，孟𫖮不接受征召。孟昶死后，孟𫖮官历侍中、仆射、太子詹事、散骑常侍、左光禄大夫。他曾跟从徐羡之，因事谈到关中、河洛中的事，孟𫖮感叹刘穆之死后便没了继承者，王弘也在座，很抱不平，说道：“过去魏朝极端重视张邵，说是不能一日没有他，后来张邵死了，这与兴废又有什关系呢？”孟𫖮很不高兴，众宾客笑着向他解释。后来，他死于会稽太守任上。

谢灵运的儿子谢凤，因谢灵运获罪而被流放岭南，很早就死去。

《南史》卷三十二

徐文伯传

文伯，字德秀，是濮阳太守徐熙曾孙。熙崇尚黄老之道，在秦望山隐居。有一个过路道士向他讨水喝，然后留给他一个葫芦，说：“您的子孙宜学道术救世，如此可做郡太守。”熙打开葫芦，里面藏有一卷《扁鹊镜经》。于是精心研究学习，遂闻名全国。儿子名秋夫，比他更擅长医术，官至射阳县令。秋夫曾夜闻听见鬼的呻吟声，声音异常凄惨。他问鬼有什么需求，鬼回答，他姓某，家在东阳，因患腰痛而死。虽然死后成鬼，但仍疼痛难忍，请求秋夫给予施治。秋夫说，“你是鬼没有形体，怎么治呢？”鬼请他做个草人，按穴位针刺。秋夫按照他说的，灸治四处，且针刺肩井等三穴。然后设祭礼埋葬草人。次日秋夫见一人来谢恩，忽然又不见了。当时世人都佩服他与神灵相通。

秋夫生道度、叔向，他俩都精通医学。道度有脚有病不能行



走，宋文帝命他乘坐小车进宫为皇子们治病，无不治愈。道度官至兰陵太守。宋文帝说：“天下有五绝，皆出自钱唐。”他指的是杜道鞠的弹棋、范悦的诗、褚欣远的书法、褚胤的围棋、徐道度的医术。

道度生文伯，叔向生嗣伯。文伯也精通医术、博学多才，且风流倜傥，不亚于公卿，但不以医为职业。友人张融对文伯、嗣伯说：“过去王徽、稽叔夜二人有学问但不懂医学，殷仲堪等人姑且不说。做学问必须天资聪颖、眼光敏锐，才能达到最高境界，所以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。何况侍中褚澄虽然富贵尚能救人疾苦，你我之辈更是无法达到这个程度。”文伯回答：“只有学识很高的人懂得医学值得尊崇。而没有知识之人多把它当作沉重负担。既然看不起医学，怎么能不以医业为耻呢。”文伯治病疗效与嗣伯相近。

宋孝武帝时路太后患病，医生们都不知她患的是什么疾病，文伯诊后说：“此为结石博结于小肠。”于是开水剂方药消石汤给她服用，病很快就治愈了。不久徐文伯被授任鄱阳王散骑常侍，还赠给他千金，太后对他很恩待。

宋明帝时宫里有人患腰痛，且牵痛至心，每当发作即气息欲绝。诸医生都认为是肉症。文伯说：“这是发症。”以油治疗后，就呕吐出像头发样物体，慢慢牵引长三尺，头部如蛇能动，在门上正好有一人的头发那么长，以后病人康复如故。

宋后废帝曾于苑门游乐，见一怀孕妇女。皇帝也善于诊脉，为她切脉后推言：“她怀的是女孩。”又令文伯切脉，文伯诊后回答：“腹中有两胎儿。一男一女，男孩位于左边，又青又黑，体形比女孩小。”皇帝性情急躁，立刻就想派人剖腹验证。文伯怜悯地说：“若用刀斧可能会有所变化，请让我给她用针刺，胎儿很快就降生。”遂以泻法针刺太阴脾经三阴交穴；以补法针刺手



阳明，大肠给合谷穴。胎儿应针而生。正如文伯所说那样，两胎儿相继分娩而出。

文伯的儿子名雄，亦继承家业，尤其善于诊察疾病。官至奉朝请。清谈玄理，常常为贵公子们所称道。他侍奉母亲特别孝顺且非常谨慎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因悲哀而使身体羸瘦几乎丧失生命。不久兄长亡故，他拄杖参加丧礼，悲痛大哭，最后因哀伤过度而死。

《南史》卷三十二

徐嗣伯传

徐嗣伯，字叔绍。他很有孝名，善于清谈，官任正员郎，诸府佐。尤其被临川王映所器重。那时直阁将军房伯玉因病服五石散十剂左右，未见身体有好转，反而怕冷，夏天常常还穿几件衣服。嗣伯为他诊脉，说：“您有热气伏于内，必须用水来激发，而且非在冬天不可。”到十一月，冰天大雪，嗣伯命两人捉住伯玉并夹住他，解开衣带让他坐在石头上，取冷水从头开始往身上浇，浇完二十斛，伯玉便口闭气绝，他的家人啼哭着请求嗣伯停下来。嗣伯派人拿手杖防护阁楼，若有人敢于劝阻就痛打之。又浇完冷水百斛，伯玉开始能够活动，且见背上冒出热气。过一会儿他便坐起来说：“我太热了，不能忍受，请给我喝冷水。”嗣伯给他喝水，他一喝就是一升。疾病从此痊愈。以后伯玉常常发热，冬天还穿单衣裤，身体更加健壮。

曾经有一老妇患滞冷，数年未见好转。嗣伯为他诊病后说：“这是尸注。应用死人枕席煮服才能治愈。”于是去古墓中取来枕席，枕席的一边已经腐烂缺损，服后病就痊愈了。后来秣陵人张



景，十五岁，患腹部肿胀，脸色焦黄，很多医生都没治好他。因而问嗣伯，嗣伯说：“这是石蛔病，非常难治。应用死人枕席煮后服。”按照嗣伯所言煮枕席，病人服用枕席汤后，大泻一番，共泻下蛔虫五升，虫头坚硬如石。以后病就痊愈了。此后沈僧翼患眼痛，常自觉能见鬼物。他因此问嗣伯。嗣伯答：“邪气入肝，可以去找死人枕席煮服。服后可将枕席埋回原处。”依嗣伯所言去做，病人又治愈了。王晏因此讨教嗣伯：“上述三种疾病不同，而都用死人枕席治愈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嗣伯解释：“尸注病，是指鬼伏于体内而不起，故令人深重滞着。用死人枕席使魂气飞越外出，不再附着身体，所以能治愈尸注；石蛔是指病程很久的蛔虫症，加上治疗不正确，蛔虫变得坚硬。一般药物不能见效，必须以鬼物驱赶方能散去，所以要用死人枕席；另外邪气入肚，故使眼睛疼痛而如见鬼怪，必须以邪物钩引使之驱出，所以选用死人枕席。邪气随枕席而去，因此把它埋葬于坟墓间。”

又一年春季，嗣伯出南篱门游玩。耳闻一竹席搭成之房屋传出呻吟声，嗣伯说：“这病很重，过两天不治必定会死。”于是前往探视，见一老妇人自称身体疼痛，但见她身体处处黯黑色块。嗣伯返回，煮斗余汤药送去让她服下，服后病势更为严重，病人疼痛至极，在床中翻滚。不一会儿身体色黯处皆拔出一寸左右疽钉。后以药膏涂搽所有疮口，三天后患者康复。此病称“钉疽”。

当时还有薛伯宗擅长迁移痈疽。公孙泰患背部痈疽，伯宗发气功为他封闭患处，并把痈疽迁移至斋前柳树上。第二天公孙泰的痈疽消失，树边长出一拳头大的疽瘤，二十余天后，痈瘤渐渐长大流脓溃烂，流出黄红色汁液一斗有余。那棵树因此受损而枯萎。

有人评论：徐氏医术精妙通灵，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。即使古代名医医和、扁鹊本领也没能比他更高。